

言情小天后冷青丝 全新古言力作

一曲乱世离殇 亡国郡主的爱恨情仇

一见倾心，携手退敌；风云莫测，情生不灭；阴谋丛生，相见无期。
江山如画，美人飘摇；纠葛暗生，两军对垒；昨日如梦，今情何堪！

惊世风华

冷青丝

JINGSHI
FENGHUA

冷青丝

惊世
风华

下

冷青丝
LINGSHI
FENGHUA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四章 认亲图少主

JINGSHI
FENGHUA

可碍于众人皆气定神闲，好似很其乐融融，奚玥怕无端又惹争执，只好将烦躁一压再压，忍上加忍，耐着性子挑果盘中的小胡桃剥，结果正百般无聊时，忽听得一声清脆的欢叫，“爹！”

转首一看，原来是管家领着于鲤的小儿子于沈和乳娘来了，于沈欢叫一声，挣脱乳娘的怀抱，就蹒跚着扑向于鲤。但于司琼却在这时迅速起身，抢前了一步迎向于沈，“沈儿，瞧瞧我是谁？”

于沈停下脚步，疑惑地转脸望向自己的父亲。

“快叫姑姑！”于鲤微笑，从于沈出现，他一直稳坐在凳上，动都未动。

“是啊，我是你姑姑啊，沈儿，你都不记得我了么？”于司琼笑呵呵地将于沈一把抱起，“来，给姑姑亲一个！”

于沈生得圆脸大眼，很是乖巧，见大人们都如此说，自然是甜甜地开口，“姑姑！”跟着又在于司琼的脸颊处亲了一口。

喜得于司琼花枝乱颤，忙抱了于沈走上观台，走近景王道，“王爷，你瞧沈儿跟我投缘，并不认生呢，这般乖巧的孩子，真是人见人爱！”

景王捋须笑道，“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？于鲤啊，本王想……”

景王的话尚未说完，于鲤突然起身朝景王跪下道，“王爷，于鲤深知妹妹很难再有生养了，可她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人生，如此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故而于鲤早就想将沈儿过继给妹妹，以慰她的余年寂寞，只是于鲤生怕此举惹得王爷和诸位殿下、郡主不快，加上沈儿还小，就一直没敢提，今见沈儿和妹妹甚是投

缘，于鲤也就斗胆冒死相求一回，不知王爷能准否？”

于鲤话一出口，众人皆愣住，包括景王都好像没回过神来，于司琼赶紧道，“好呀好呀，把沈儿过继给我，以后我就不担心孤苦终老了，王爷，您就准了妾身，好不好？”

于司琼说得娇声百啭，似嗔似哀，闻者无不为之心动，奚玥情不自禁，唤了声发愣的景王，“父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然话刚一出口，奚玥便后悔了，她突然明白过来，这根本是于鲤和于司琼商量好的一个局，目的就为迫使父王答应，将于沈过继。

没有生养，是现在得势的于司琼最大的软肋，自己和大哥二哥他们，当然不会跟于司琼有多亲近，而随着父王年纪渐老，于司琼必定要为她自己留一条后路。

更何况，过继后的于沈，虽无名无号，无法跟他们平起平坐，但按照祖制，他还是资格分一份王府财产的，于司琼的算盘，可谓打得精心至极，有赚无亏。

奚玥不禁苦笑，又差点上了这个恶毒女人的当，真是防不胜防！

“恭喜姨娘，贺喜姨娘，今日收沈儿为义子，咱们王府再添丁，可谓抽枝发芽，对父王和姨娘的余年正如糖中注蜜，盈中无缺呀！”

令奚玥更加意想不到的，奚昂居然站起身，抱拳率先向于司琼恭喜上了，仿佛沈儿的过继已铁板钉钉，绝无疑问。

奚玥在错愕间转望景王，见父王的吃惊度比自己也强不到哪儿去。

一旁的奚策倒好像所有早在意料中似的，他坦然而笑，走到于司琼身边，用三根修长的手指握住了沈儿的手，逗着沈儿道，“三弟，以后你就是我三弟了，我是你二哥，记住，叫我二哥呀！”

“二哥！”沈儿完全不知发生何事，只是很听话很甜地喊人。

景王的脸色愈发冷沉，可就在奚玥以为父王会发作时，景王却突然哈哈一笑道，“好，沈儿以后就是我景王府的人，司琼你可别因为有了这么可爱的儿子，就冷落了本王啊！”

“怎么会呢？王爷永远是妾身心里的第一重要嘛！”于司琼似松了口气，娇媚地抱着沈儿凑近景王，“快，沈儿，快叫父王！”

沈儿自然又是鹦鹉学舌般叫了，景王伸手，在沈儿的脑袋上摸了摸，“于鲤啊，这孩子可比你机灵，你把他交给本王，本王保证他将来一定会强过你，比你



有出息得多。”

“那是那是，多谢王爷成全我们于家！”于鲤连连叩首，“从今往后，沈儿这孩子就只有一个亲爹，那就是王爷！”

奚玥目睹一切，瞠目结舌，完全想不明白父王为何会就这么接受了沈儿，以父王的性情，最恨被别人愚弄，像今天在于氏兄妹的算计中吃了暗亏还能坦然接受，简直匪夷所思，而于氏兄妹的表演，更是令人作呕，极尽阿谀之能事。

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，还没等奚玥反应，景王便招呼她道，“玥儿，你两位兄长都向司琼姨娘道贺过了，你就不表示表示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也还没向姨娘道贺呢！”箬晚忙不迭地屈身施礼，“姨娘好福气，箬晚祝姨娘和沈儿平安随喜，福寿无边！”

“喀喀。”奚玥硬着头皮起身，勉强施礼，“玥儿也是，希望沈儿健康快乐，平安长大，将来前途无量！”

“哎！姨娘替沈儿谢谢你们了！”于司琼喜不自禁，又指着奚玥和箬晚，逐一给沈儿介绍。

箬晚悄悄碰了碰奚玥的胳膊肘，人却是向着于司琼道，“姨娘，不如把沈儿交给我，让我和奚玥带沈儿在周围玩玩去吧，他一个小孩子，陪我们大人说话，到底无趣！”

“也好，辛苦你们俩啦！”于司琼不疑，放下沈儿，将沈儿推给了箬晚，“去吧，跟大嫂和玥姐姐一块儿玩儿去吧！”

箬晚转而问乳娘道，“从这涌泉阁能下去吗，我见下面的景色妙得紧，正好可以带沈儿捉迷藏呢。”

“可以的。”乳娘和管家同时答道，管家殷勤上前，“在下愿代为引路！”

“不必了，有乳娘引路不就够了吗？”箬晚一边牵住沈儿的手，一边拉了奚玥一把，“道窄人多的，上下不方便，还是不劳管家了！”

“拉我下来干吗？”奚玥和箬晚站在涌泉阁下的一处平台，她不满地问道。

从这里回首便能看见涌泉阁，但由于树荫的遮掩，阁内的人反而瞧不到她们。

箬晚把沈儿交给乳娘，让乳娘领沈儿去捉蝴蝶，自己则在平台围栏边的观景长椅上坐了，并招呼奚玥道，“站着干吗，怪累的。”

“我问你呢，什么意思啊你？”奚玥站着不动。

“你不是觉得闷么，我拉你下来透透气，你不谢我，还冲我横眉瞪眼？”箬晚

不以为意道。

“谁说我觉得闷啊？”奚玥转念想到自己先前的表现，定是被箬晚早看在眼里，遂泄气地在长椅另一头坐下。

接着补充了一句，“有沈儿这么大一个惊喜，还有谁觉得闷？”

箬晚笑笑，“我早料到了，姨娘其实向父王提了好几次，说如今王府太冷清，她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闷都要闷出病来，父王又忙，没时间陪她，故而她想将沈儿接去王府玩几天，结果父王同意时，她却顾虑这样顾虑那样，迟迟未肯接沈儿，现在细想起来，不过就为了等今天的水到渠成。”

“难怪！”奚玥盯着箬晚道，“难怪你们都是一副天机早知的模样，只有我一个人傻乎乎的被蒙在鼓里！”

“早猜到又能如何？”箬晚仰起脸，朝涌泉阁看了一眼，“父王身边如今就剩下姨娘，姨娘这些年也没什么大的过错，凭什么我们做晚辈的，就非得阻挠姨娘呢？”

“你！”奚玥转了转眼珠，“是大哥教你说这些话的吧？”

箬晚的双眸出神了数秒，转回看奚玥时，一脸的冷淡，“你说男人们的事儿，是不是我们根本就不该关心？”

“你，你怎突然这么说？”轮到奚玥诧异不已，箬晚一向温柔待人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哪怕内里再多的不满，也从未见她表现出来，何曾见过她今日这副冰冷淡漠口吻？

“哼，我忘了！”箬晚自嘲地冷笑，“我忘了你嫁人了，又怎么可能不关心你的霍鉴初？”

奚玥默然，箬晚的异常，让她实不知该如何应答。

“但有一样，奚玥。”箬晚接着道，“你关心也罢不关心也罢，其实你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的男人，他们所想所谋，永远不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，或者说对我们女人，永远匪夷所思！”

奚玥又是一阵沉默，隔了一会儿才道，“嫂子说的我不大明白，因为每个人所思想，不管男人女人，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，笼统而论未免以偏概全了，不过嫂子若是有意指大哥，平心而论，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。”

“不，我不单指你大哥。”箬晚断然否定后，解释道，“等你再长大些，就会懂我所指了，至于你的匪夷所思，我却心明如镜，玥儿，假如有一天，你我各自的男人分属不同的立场，你会作何选择？我们还能是姑嫂吗？”

“嫂子越说我越糊涂了。”奚玥戒防地看着箬晚，“不知嫂子可否明示？”

“我……随便的假设，假如有那么一天，你父王、大哥他们与鉴初产生了矛盾，玥儿你想过何去何从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奚玥沉下脸道，“我根本不做这样的假设，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把鉴初看做外人，但对于鲤，父王又是如此纵容。”

“嗨，我可没把鉴初当外人，你别误会。”箬晚轻松一笑，“不喜欢，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，因为我自己，倒是有想过，是不是真的可以处处夫唱妇随。”

“噢？好像你一直都在夫唱妇随，自从我认识你起！”奚玥丝毫不买账，她并非没想过箬晚的假设，然而话从箬晚口中说出，只激起了她本能的戒备，又怎肯吐露真心？

“是，你说的没错！”箬晚微微叹息，转首四下寻找乳娘和沈儿的踪影，“可惜我无法预料，自己还能忍耐多久，还能忍耐到什么程度。”

箬晚似乎看见了乳娘他们，她撇下奚玥，独自往山坳更低处走去，留下奚玥盯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。

箬晚是在提醒她什么吗？话中藏话，偏令人费解，奇奇怪怪的找她东拉西扯，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

药？难道箬晚知晓了大哥奚昂的什么秘密？因此才失望，才说未可预料还能忍耐多久？突如其来的念头如火舌燎舔，奚玥的心像被烫了一般，猛地收缩，几乎停跳。

不，一切都是猜测！奚玥赶紧强迫自己千万别胡思乱想，至少她和奚策还没有直接的证据。

陇景城里的阔少公子哥没有上百也有数十，哪儿非得凑巧，就是大哥呢？奚玥一面安慰自己，一面走到围栏前，向下俯瞰。

黑色的燕尾蝶双双对对，于花丛间翩翩飞舞，还有孔雀蛱蝶，斑眼蝶等，花蝶相应煞是妙趣横生，沈儿在乳娘和箬晚的引领环护下，扑过来扑过去，虽一次次扑空，却毫不气馁，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劲儿。

看着看着，奚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现在已入冬季，陇景固然四季如春，然至冬季，蝴蝶还是罕少见到的，于鲤的小山谷从哪儿捕来这么多的蝴蝶放养？

无所不能的于鲤！奚玥顿时意识到她从前似乎太小看于鲤了，王府没有的他有，王府下人没办到的，于府的下人能张罗到，处处心机投巧，方方面面攻于筹谋，于鲤的能耐实非仅限于阿谀谄媚啊！



奚玥苦笑，转眼瞧及箬晚抱起沈儿向她招手，只得勉强挥手相应，这位新晋的王府“第四子”，即便身份让人如吞了一只苍蝇，到底小儿无知亦无辜，加上灵动可爱，又叫人怎能不心生疼惜。

但就在此时，箬晚好像脚底打滑，身子失去平衡，踉踉跄跄朝后跌倒，双手也因后跌之势而将沈儿抛了出去，沈儿小小的身子划出一道弧线，眼看就要摔下山石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又是一道影子朝沈儿飞扑过去，竟奇迹地拽住了沈儿的一只胳膊，那是一直陪伴在沈儿身边的乳娘！

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奚玥瞪圆双眼，惊愕得合不拢嘴，一颗跳到嗓子眼的心，半天都没咽回肚里，太可怕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奚玥回过神来第一反应就是冲下平台，去看看沈儿有没有事。

命虽被救回，身子却因撞击在石壁上，被擦破了皮磕出了血，沈儿大哭不止。

顾不得一旁的箬晚手足无措，连连赔不是，奚玥一把抱过沈儿，心疼地检视幼小身体上的多处伤痕，且责怪箬晚道，“你怎如此不小心？不知在山石上玩容易出事吗？”

箬晚没有辩驳，眼泪跟着扑簌簌跌落，到了只哽咽了一句，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！”

“沈儿乖，沈儿勇敢，别哭别哭！”奚玥哄着沈儿，“姐姐带你去瞧大夫，大夫给我们沈儿涂点药，沈儿就不疼了，啊？”

“郡主殿下，还是老奴来抱吧，老奴时常带小少爷来这里玩儿，走路稳当着呐，从没令小小少爷摔过。”乳娘伸出手臂，眼里有明显的不信任。

奚玥万分窘迫，乳娘定当她们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十足无用的家伙了，所以连抱也不肯让她抱。

“你当心点，沈儿哭闹得那么厉害，可能因为胳膊脱臼了。”奚玥小心翼翼把沈儿交还给乳娘，“去找我父王，他能帮沈儿复原。”

乳娘应了一声，忙抱着沈儿离去，奚玥转脸看定泪水盈盈的箬晚，“走吧嫂子，我们也上去吧。”

“你不是会些功夫吗，为何你不帮沈儿复原脱臼的胳膊？”箬晚边拭去泪水，边纳闷地问道。

“我从来没试过，哪下得去手啊。”奚玥尴尬道，“沈儿才三岁，万一我用力过度，反把他的胳膊折了，你我今日就算求神拜佛烧高香，怕也过不去了，单单于姨娘，就得跟我们没完！”

“奚玥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！难怪你大哥总是嫌弃我！”

奚玥上下打量箬晚，这方想起来刚才箬晚亦跌倒了，遂叹气，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没摔着哪里吧？哪儿磕了碰了要说，得让大夫上药。”

“我没事！”箬晚眼眶再次一红，“可刚才那一幕想想都后怕，万一沈儿有个好歹，我……”

“万一的事儿已经过去就别多想了。”奚玥转身欲走，“该回去了。”

“奚玥！”胳膊却被箬晚一把拉住，箬晚祈求地看着她，“我真的不是故意，奚玥，你都瞧见是我不小心跌倒的，对不对？待会儿父王问起，你可要替我作证呐！”

奚玥微微蹙眉，作证？箬晚到底在紧张什么？怕父王责怪还是怕父王不相信她？一丝奇怪的感觉浮现心头，然仔细去辨别，又倏然而逝，杳无踪迹。

奚玥最终点了点头，算是应承，两人很快追上乳娘，一起回到涌泉阁。

预想中的怨责来势并不凶猛，且多出自景王之口，于鲤尽管面色极为难看，碍于箬晚世子妃的身份，倒并不好发作。

和于鲤的绷不住相比，于司琼显然从容镇定得多，听罢乳娘的讲述以及箬晚的解释，于司琼反是不时劝景王息怒，且安慰箬晚，人谁能无差池，没酿成大祸就好。

奚玥暗暗替箬晚松了口气，父王言辞虽厉，然听得出虚张声势的成分居多，大概也是为了给于氏兄妹一个交代吧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，景王暗运腕力，轻轻松松就帮沈儿关节复位，沈儿渐渐止住哭泣，只拿一双水汪汪黑溜溜的大眼，无辜地望向于鲤，也许他是希望于鲤上前来哄一哄他，抱一抱他，哪怕说几句安慰的话也好。

但这半会儿的折腾，于鲤始终未凑近自己的儿子，而是垂首在旁，默不作声地静观事态，及至景王治好沈儿，他方唤管家领乳娘和沈儿去找大夫。

重新落座，诸人各怀心思，气氛变得沉闷，再看奚昂夫妇，似乎格外别扭。

奚玥注意片刻，终于想明白了是哪里觉得别扭，按理奚昂应该要么责备箬晚不小心，要么关心或安慰箬晚，如这刻般，彼此相邻偏各自相背而坐，没有半点言语甚至眼神上的交流，自然是形成了奇异的姿势。



“父王，姨娘，今儿你们是来于府散心的，希望沈儿的事儿没影响你们的心情，还有于元帅，我和簪晚无心之失，亦望于元帅能揭过不究，见谅海涵！”

于鲤勉强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，“郡主殿下客气了，别说沈儿没事，就算他合该摔死了，那也是天命，谁叫他没有福气，认王爷为父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奚玥愣怔住，于鲤明白意有所指。

“于鲤！”景王双眼一瞪，略呈愠怒，“本王对你妹妹如何，你该心知肚明，她欲认下沈儿，本王真心成全，不巧晚儿失手，差点酿成大错，应是纯属意外，怎就叫沈儿合该摔死呢？你的意思，莫不是本王希望你家公子出事？”

“不敢！”于鲤急忙跪拜在地，俯首道：“于某的意思只是说按伦理纲常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便是世子妃真将沈儿摔了，那也是沈儿自己的命，怪不得世子妃半分，何况沈儿已认夫人为母王爷为父，王爷和夫人定比属下更担忧沈儿的安危与健康。”

“于鲤，父王和夫人当然会关心沈儿，奚玥是念及你仍为沈儿生父，方才请你能够理解见谅的，你体谅则罢，不体谅也是需由父王问责，怎就生出这么多话来呢？说多错多，越描越黑呀！”奚策半是揶揄地插言道。

“是是，于某多嘴，于某多嘴！王爷，郡主殿下，此事揭过不提，咱们还是继续今日的消闲吧，千万别因这点小事，妨碍了大家的玩兴。”

“这才像话！”奚策笑笑，“在涌泉阁茶也品得差不多了，不知下一个节目是什么？于大元帅总不成让我们一天都在此清汤寡水吧？”

“不会的，呵。”于鲤转向景王，“臣下请王爷移步，筵席想必已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唔。”景王闷哼一声，横眼扫过于鲤道，“你跟着本王不是一年两年了，又是小辈们的舅舅，说话怎么也该注意点分寸，同室猜忌，成何体统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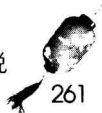
“属下知错了，王爷！”景王心火未灭，于鲤只得退让求全。

“是啊，王爷，大哥都是着急所致，一时失言，妾身代大哥同赔个不是，王爷您就消消气行么？”于司琼低声求情，惯常用的撒娇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委屈。

奚玥暗自好笑，明明就是簪晚惹出来的事端，怎说着说着反变成于鲤的错了？想于氏兄妹这回可真是打掉牙往肚里咽，有苦说不出的。

“司琼，本王不是生气，讲明道理而已，算了，本王亦能体谅于鲤的心情，权当什么也没听见，走吧！”

一听此话，于氏兄妹都有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众人下得涌泉阁，即见管家匆匆



赶来，于鲤上前道，“沈儿怎样，瞧过大夫了吗？”

“回老爷的话，瞧过了，大夫说其他的伤不打紧的，纯属皮外伤，上了金创药膏，过几日便会不留一点疤痕，不过大夫的意思，小少爷受到的惊吓比他身上的伤严重，所以……”管家看看众人，欲言又止。

“所以什么？”于鲤追问道。

“喀喀，是这样的老爷，在下跟大夫讲明，小少爷要去景王府，请他给小少爷用最好的金创膏，以尽快痊愈，然大夫却不赞成最近一段时间给小少爷换环境，说小少爷惊吓过度，在陌生的环境里，会愈发惊恐不安，到时万一落下惊悸的毛病就麻烦了。”

“这，这该如何是好？”于鲤惶惑不已，来回踱了几步后，转身征询道，“王爷，夫人，你们看，这……”

“既然沈儿不适，让他暂时留下静养一段也好。”景王此刻显得非常大度，“反正景王府定会有他的一处别院，不急在一时。”

“属下多谢王爷成全！”于鲤感激地拱手拜谢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待会儿在下去告知夫人一声。”管家顿了顿又道，“王爷、老爷，筵席已准备妥当，就恭请列位入席吧！”

于府后花园紧连着建涌泉阁的那座假山，从后花园更可清楚地观赏到涌泉阁全貌，不过后花园别致的筵席，吸引了奚玥他们全部的注意力。

园内没有摆桌，只见一朵巨大的形似复瓣蜀葵的淡紫色花朵，兀立于花丛环簇的空地，直径比两个圆桌并排还大，而四层复瓣上，则排列着一朵朵雕成莲花状的琉璃盏，盏内自然是盛着色香味俱全的各式菜肴。

众人被这匠心独具的花桌惊住，连连称奇，及至花桌跟前，奚玥看清底座应是木质雕就，再贴以淡紫色金丝绒蒙面，丝绒错落交接的部分形成自然的纹理，所以远观起来几近真花。

于鲤得意地伸手，在其中一层复瓣上顺势一推，巨大的复瓣顿时缓慢旋转起来，“列位，你们瞧，如此设计，用菜可就方便许多了？”

“噢？原来每层花瓣都可以旋转的么？”景王亦跟着顺手推了一把，果然，另一层复瓣也开始转动。

这时，几个下人抬来椅子，居然同是制成半开花朵形状的丝绒蒙面厚垫椅，诸人围绕着花桌，各自分散落座。

奚玥看见簪晚，有意将椅子朝自己这侧挪了挪，“坐近些，咱俩也方便说

话。”箬晚冲奚玥温柔一笑。

然箬晚的笑容竟让奚玥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她没看错吧？那笑容中愧疚与焦急踪影全无，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歉然都没有，相隔沈儿被抱去医治，半个时辰不到，险害沈儿没命的人，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

箬晚太不合常理的表现，顿时让奚玥疑窦丛生，再仔细回想涌泉阁下发生的一切，先前因为情急而忽略的那丝奇怪感，隐隐约约像是寻到了根源。

箬晚和奚昂对沈儿的接纳，从一开始就显得太大度不说，箬晚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带沈儿到下面山谷去玩？不让管家引路，只唤乳娘跟着，本身奚玥就觉得，所谓山道狭窄人多拥挤上下不便的理由实在堪为勉强。

再者自己不过是随意站在平台，看看她们玩耍，箬晚何故非要在危险的地方，抱起沈儿向她招手，还有箬晚撇下她，先去找沈儿，难道就算准了她不会跟下去吗？

另则请她作证也很奇怪，两处相距虽不算太远，视线清晰，但箬晚和沈儿玩耍的地方种满花草，奚玥是根本不可能看清箬晚因何故脚下失滑的，便是在箬晚后面的乳娘也未必能看清，所以是否故意，还真难下定论。

“玥儿，你怎么啦？不净手么？”箬晚的询问让奚玥回过神来，这才注意到身侧，一个于府的丫头正端着铜盆和帕子请她净手。

冷热适宜的温水有一股淡淡的香，便是拿帕子擦干了，依然能嗅到残留在手上的香气，不过另一边的奚策，却不耐烦地挥手让丫鬟走开，坚持不净手。

又有丫鬟端来盘盏，并在最下层的花瓣某处按了一下，一截形似花萼的平台徐徐展出，刚好形成一个人的桌台。

银筷银盏银碟儿，精致的银器似乎是主人的别具用意，至少大家都不用担心，食物会有什么问题，尤其景王妃去世后，王府每日所餐，其实都有专门的试菜人。

当然，此中深意，宾主皆心照不宣。

奚玥尽管心事烦扰，没有任何胃口，然面对如此精致的餐肴，好像怎么也没有拒绝的理由。

只是有点奇怪，站在花桌旁时不觉得，现在坐下，那最高一层花瓣上的菜便只能颈项相望了，哪有让宾客时不时地起身又坐下，坐下又起身的？菜肴没夹上几筷子，倒嫌辛苦麻烦。

正想着，对面的于鲤开了口，“王爷，诸位殿下，此四层花瓣是可以上下移

动更换位置的，待你们先尝过下面的菜肴，咱们就可以将最高层的花瓣旋转下来了。”

“原来机关不止一处！”景王呵呵笑道，“于鲤啊于鲤，本王看你把心思都花在享乐上了，早知你精于此道，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去当什么统兵大元帅，给本王当个中尚总监，管钱粮及内府供应多好。”



第二十五章

天有不测云

JINGSHI
FENGHUA

“王爷谬赞，于某也是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才折腾点这些自娱自乐，权作消遣，王爷若是喜欢，改天于某命人将花桌抬去王府便是。”

“这不好吧，本王可不想夺人所爱！”

“都是一家人，王爷切莫客气，区区花桌算什么，便是王爷看中了府，于某亦愿整府转赠王爷呢！”

“哈哈，爽快，本王就喜欢大方之人，来，本王谢你的一片心意，先干为敬！”

“于某谢王爷看得起，王爷请！”

“请！”

隔着层叠的花瓣，奚玥只能从空隙中瞧个大致，对面三人举酒相敬，从她这个角度看，更像是有遮幕的人偶戏，尤其于鲤的表情神态，令人不觉哂笑。

“于鲤，第一杯酒王爷自干了，这第二杯酒你可得好好敬王爷，王爷都许你当中尚总监了，你切不可再让王爷失望。”于司琼趁着侍候的丫鬟倒酒时，故意大声道。

“嗯？噢，是是，于某是该好好敬王爷一杯，能为王爷效命，是于某平生最大的心愿，只要王爷还信得过于某，于某肝脑涂地在所不辞！”

于司琼的点拨，别说于鲤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便是奚玥等人，均再次愕然当场。

好快的反应，说于司琼故作曲意理解也罢，借机顺竿爬也罢，她还真就敢当

着众人，厚颜无耻地要官，显见早将奚玥等人视为无物了。

何等嚣张，何等猖狂，奚玥原本积累下的一肚子不满，差点又再次当场爆发。

景王这时，倒出奇淡定，他悠悠一笑，“慢着，本王可没说中尚总监是想当就能当上的呀。”

“王爷一句话而已，难不成那些个大臣们还敢反对？”于司琼嗔声嗔气笑道，“何况于鲤在群臣中的口碑一向很好，就算王爷不亲自任命，随便提议一下，想多数王臣定都会附议的。”

景王笑容不改，“你也说了，得群臣附议，哪怕是走走程序，这程序也必须得走，没定下来的事儿，本王岂敢受这杯酒？”

于鲤大喜，“如此于某就当是王爷同意了，不管朝议的结果如何，冲着王爷的这份认可与器重，于某怎么也得敬王爷一杯！”

景王想了想，“酒本王可以喝，然中尚总监一职最终能不能落到你手上，就要看你的造化了！”

“于鲤明白！”

三人在哈哈大笑中，共同举盏，一饮而尽，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，某种协议。

奚玥终于耐不住，愤然拍案而起，震得碗碟叮咣乱响，左右周围皆被她吓了一跳。

奚玥目光四转，见奚策微微蹙眉，眼含责怪她冲动之意，左侧的簪晚则惊讶中带着一丝看热闹的闲逸，而奚昂虽看上去面无表情，镇定且冷漠，然瞳孔的收缩显示了他紧张关注的心态。

“奚玥，你干什么！”景王双目一凛，厉声呵斥。

“我……”奚玥呆了数秒，很快急变道，“父王不是说是带我们来于府散心的么，怎话没说一会儿，就又扯到政务上去了？官吏的举荐与任命，不是该放到朝议上讨论的？父王好不容易抽一天时间消遣，左右话题偏总围绕着国事，当真无趣得紧，若是这样，奚玥只好先请告辞了！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听闻奚玥仅是抱怨无趣，景王的脸色顿然缓和下来，甚至笑道，“本王和你姨娘、舅舅，闲说几句罢了，至于惹得你大动肝火兴师问罪吗？行啦，不聊就不聊，谁也不许再提国事了，谁若再提，就自罚把所有人的酒全喝掉！”



“好好，不提国事，都是于某的错，惹得郡主不开心，郡主殿下，于某自罚三杯，算是赔罪，赔罪！”于鲤因得承诺，心情大转，忙嬉笑着连连道歉。

奚玥缓缓落座，尽管只是借题发挥，胸口的恶气宣泄不少，到底略略平衡了些。

幸好没有挑明，她暗自庆幸，以父王现在的状态，被于氏兄妹围在当间，讲任何道理都只会适得其反，人道忠言逆耳，却不晓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，在谄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，比冒死讲几句忠言还要痛苦百倍。

“玥儿真是小孩子脾气！”于司琼莞尔一笑，“待会儿用过膳，让于鲤引你们去钓鱼玩，还怕不能让你们尽兴？”

“钓鱼？”簪晚诧异道，“姨娘是不是说错了，我可只知道钓鱼，没听钓鱼一说呀。”

“呵呵。”于司琼笑得花枝乱颤，“傻丫头，若是你们玩过的把戏，不就没新意了么？放心吧，姨娘没说错，的确确就是钓鱼，至于怎么个钓法，一会儿不就清楚了？”

“好呀，我和玥儿一定要多钓几条，奚昂、奚策，你们谁都不许和我们抢。”

“我哪儿敢跟嫂子抢，你饶了我吧！”奚策微笑答。

“哼！”奚昂一声冷哼，傲慢地别过脸去。

奚昂冷脸，簪晚的笑容立时僵住，她像意识到什么，赶紧垂首道，“失言了，姨娘见谅，二弟勿怪！”

奚玥暗自深叹着，慢慢饮下一口酒，她忽然间发现自己十多年来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聊，既无聊又充满了太多见不得光的污秽。

身在筵席，这一刻却格外思念起霍鉴初来。鉴初，你人在哪儿？一路上是否顺利？真希望你能早点归来啊！

午宴用到一半，日头慢慢觉得有些炽热了。于鲤挥手示意，立刻有几名下人，为客人们撑起纳凉伞，且另有婢女鱼贯端来新做好的菜肴，换掉已经尝过或凉了的食物。其中还包括每人一盞的琉璃脆冰果，新鲜的各色果子用花蜜浸制，再用凿好的碎冰冰镇，浇上桂花汁，盛在琉璃盞中，既晶莹鲜透，又酸甜爽口，开胃解腻，是用餐当中一道非常调剂胃口的甜点，于是一经端上，便受到了众宾客的欢迎。

连奚昂也不禁赞道：“不错不错，难为于府考虑得如此周详，单就是这些冰块，都费了不少工夫弄来吧？”

“可不！”于鲤道，“陇景的气候，非雪峰之巅无以取冰，背运存储皆是麻烦事儿，所以每年的储量都有限，幸好用到的时候也不太多，不过招待王爷、二位殿下以及郡主，于某是绝不会吝啬的，诸位可都是陇景最最尊贵的宾客，多少臣工富绅想请也请不到呀！”

“你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，于鲤！”奚昂懒懒道，“要我说，封你个中尚总监，你也算实至名归，起码王府今后的享乐，定会只多不少，对不对？”

“呵呵，大殿下谬赞，只要能让诸位满意，叫我于鲤做什么都行，来，诸位赶紧尝一下吧，冰一旦融化口感就欠佳了。”

“哐当！”于鲤话音未落，只听生生脆响，奚策手中的琉璃盏跌落在地，摔得粉碎，红的黄的翠绿的瓜果连同冰渣撒了一地，同时奚策紧捂腹部，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，“于……”他手指于鲤，缓缓地从椅子边儿滑倒在地。

“二哥，你怎么啦？”奚玥惊骇地跳起身，连端着的琉璃盏也忘记放下。

一丝可怕的念头涌上脑海，于氏兄妹不会这么快就把毒手伸向他们三兄妹了吧？但也不是不可能，沈儿的过继就是个伏笔，假若奚昂、奚策全都出了意外，沈儿就成了唯一的王位承袭者，天呐，奚玥不敢想象下去，她觉得自己已经窒息。

“策儿，策儿！”景王扔下碗盏，第一个从愕愣当场的于鲤身边冲至奚策倒下的位置，他单膝跪地，用力扶起奚策，焦灼地呼唤道，“策儿你说话，到底怎么啦？”

除了和于鲤一样，错愕间来不及反应，只惊恐地瞪圆了双眼，呆坐在原位上的于司琼，其余人等皆纷纷奔向奚策和景王。

众人看清，奚策的脸色青灰暗沉，嘴唇乌紫，唇角间还有一些白沫，凭眼望去，就给人似中毒的感觉，当下不禁面面相觑，将目光齐齐投向花桌上的那盏脆冰果。

“传大夫，快传大夫！”奚昂勃然变脸，冲于鲤嘶声怒吼。

于鲤被吼得一哆嗦，身子一软跌下椅子，跟着忙连滚带爬地翻身而起，朝周遭的下人们胡乱叫嚷开，“叫大夫，叫大夫过来，马上！”

几个下人顿作鸟兽散，其余的则瑟缩成一团，浑身筛糠不止。

“于府的大夫能可信吗？”奚玥恨声一字一顿道，“还不快派人传王府的太医火速赶来？”

“于鲤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！”景王无奈放下已说不得一个字，陷入半昏迷状

